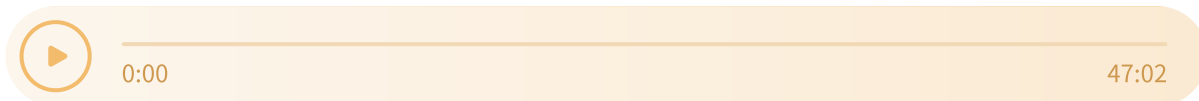


边境新娘贩子：为什么受害者更容易成为施害者？



逃离金三角：在缅甸当司机的 397 天

[查看详情 >](#)



在金三角，很多人身上充满矛盾。最令人唏嘘的一种，或许是受害者更容易转换为施害者。

有个姑娘十几岁就被喜欢的人卖进山里，后来又被转手卖到缅北。星星遇上她时，姑娘已经逃脱很久。

但这期间，她把自己的噩梦，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更多女孩的身上，成了「跨境新娘」生意的合伙人，别人「看一眼都怕」的大姐大。

走错过路，人生就没余地了么？

再次提起这个姑娘，我发现，有时人的两面，是丧家犬和长着獠牙的蛇。

*** **

金三角很大，单是缅北，就有数百个小村庄隐藏在深林中。连绵的高山，埋着无数罪恶，边境新娘是其中之一。

缅甸人喜欢儿子，缅北的农户常说，「生下来的儿子卖给贩毒组织，一年还能有几袋大米。」后面跟的常常是，「女孩没人要。」

这样的环境下，女孩子长到十三四岁，必然会面临两个选择：一般会让她嫁人，换一笔钱给家里。家里疼爱一点的，就让去镇子找份工作，自己养活自己。

长大后自给自足，很多时候是一种奢侈。

金三角有首童谣，第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：这里的天，是拿枪的脸，听话的赏脸，不听话的就要翻脸。

2009年8月的一天，我走在大其力的老街，享受绵绵细雨，但老天爷很快不认人，雨倾盆落下。

我赶紧找了最近的一家小卖店，在屋檐下躲雨。

老街是大其力最早居民区，一下大雨，就有一群小孩冲出家门，光着脚踩在泥水里，朝着河边奔去。

孩子们头上都带着「鱼帽」。鱼帽是当地的特色遮雨帽，椭圆形，用竹条编制，表面覆盖一层特制的干茅草。尾部细长，长度直达孩子腰部，雨水顺着帽尾滑落。

家境富裕的家庭，会特意在上面涂上颜料。拥有一顶颜色鲜艳的「鱼帽」，意味着一段灿烂的童年。

我看着这些孩子嬉笑向前跑，正犹豫要不要去抢一顶，就看到小卖店的老板朝我走来。

老板是个中年妇女，踌躇着走出房门，问我是不是中国人？

得到我的确认后，店家笑着说她也是。闲聊了一会儿，她给自己点上一支烟，边抽边看我：「吸烟不？」

我以为店家要分烟给我，没想到她立马起身，从店内拖出一个木抽屉，上面是林林总总的烟盒。

当地雨季延长，潮湿的厉害，所以店里都采用比较防潮的木头当香烟容器，下面还经常会铺一层层的硬纸板来隔绝湿气。

我看到木抽屉内的硬纸板，已经泛黄有霉点，上面似乎还有字。其中有一则招聘启事，分别写有缅语和中文。

我只认识中文：诚招 35 岁以下女性，包吃包住，日薪 100 元，工作轻松，当天现结。

我把纸板塞回去，随口问店家，「这什么工作？工资这么高。」

店家张大眼睛，冲我连连摇头，说这都是骗姑娘的，会把这些女的卖去中国，给人当媳妇。

边境新娘，是人口交易产业。因为大批的农村光棍在中国娶不到媳妇，所以一些人就把目光放到偏远的边境线上。

最开始边境新娘是靠骗，诱骗东南亚国家的年轻姑娘。这些国家女性的地位很低，丈夫家暴是常态，因此在中介机构的宣传中，中国人有钱疼老婆，非常吸引她们。

但是一嫁出国，她们发现事实并不如此，纷纷逃回家乡。消息传开，骗不了，就只能靠抢。招聘启事上写的找姑娘，就是抢。

我问店家，「你给人介绍过姑娘不？」

纸板的边角被我搞的有点褶皱，店家按了按，想把它抹平，但是始终有凸起。过了一会儿，店家终于放弃，「哎」地一声，说有帮忙介绍过一次。

接着又叹了口气。

店家说，有一天，来了个光头女人，还领着四五个缅甸男人，挨家挨户走访，让这附近的商户都贴了广告。「那女光头是中国人，看着比缅甸人还凶。」

光头女人见店家是中国人，就先聊了一阵，后来才说让店家帮忙留意有没有年轻姑娘，可以介绍给她。

我从店家的描述中并没有感受到光头女人凶。「听着人还不错啊。」

店家撇了下嘴巴，摇了摇头，说你不懂。

店家说那些缅甸人看着就坏得不行，一个个都是文身，盯着光头女人的时候，却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又说自己看过很多香港电影，里面最坏的那些人都和光头女人一样，先好好和你商量，要是不同意，就把你杀掉。

说着说着，她还以手做刀，比划了一下。「吡」了声，撇着嘴巴。

店家知道这伙不是好人，但以为最多就是让姑娘去卖淫。她在这边刚巧认识了一个老乡，在国内就是做妓女，店家就给介绍过去。没想到，是卖到山沟里去给人当媳妇儿。

我见雨逐渐变小，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，出于好奇，问了店家最后一个问题。「那女的叫什么你知道吗？」

店家点点头，说光头女人叫刘金翠。

隔了大概十来天，我又来到大其力。这次是过来收债。结束以后就想去打台球。于是来到一家叫「巷屋」的台球厅。

我很小就在家乡街边的台球厅混，技术还算过得去，没多一会儿就连续赢了一个缅甸人几十美金。

陆陆续续，又有几个缅甸人过来，但是水平都不行。输钱的家伙们，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聚在一起，离我不远的地方，盯着我看。

察觉到周围的目光越来越不友好以后，我把短袖撩了撩，露出腰间的黑星手枪。这群人才散开。

我觉得无趣，刚想走，看到隔壁桌有个姑娘，穿着黑色的紧身背心，胸大又白，短裤下的双腿直细。右手手腕到手肘间有一条比较粗的黑色文身线。

她光头，只有一层薄薄的头发茬附在头皮上，看起来很个性。最后我才看清楚脸，颧骨高，眼睛小，给人阴厉的感觉。

我摇头叹气。「就是脸差了点。」

姑娘正靠着台球桌擦拭杆头，似乎在找对手。我赶紧凑过去，看到她压注的是 50 美金。

我心想，怪不得。在昏黄闪烁的灯光下，这姑娘的身材应该是非常吸引人，却没有有人过来。

姑娘是个高手，半小时没到，我就输了小 1000 人民币。吓得我连忙把杆子放在一边，开始闲扯起来。

姑娘说自己叫刘金翠，重庆人。

「啊，我听说过你。」我当时叫了一声，问她是做新娘生意的对不对？

刘金翠愣住，有点疑惑地自语道：「我这么有名了嚟？」然后很快变得警惕，脸沉下来，把球杆握在手里，杆头对着我，问我是什么人？

我笑了笑，叫她别担心，说自己是明哥的朋友。

「明哥？」刘金翠愣了下，用球杆的大头部分，敲了敲自己的屁股，露出笑容，问道，「打架请人喝酒的那个明哥？」

我跟着笑出声音，连连点头：「就是那个明哥。」

明哥是本地大佬猜叔的契弟，缅北最大的新娘生意卖家。

金三角的灰色行业非常多，斗殴是经常性的行为。

明哥在与人群殴时，常常会在口袋里揣一瓶自酿米酒，每当获得胜利，就朝着对方躺在血泊中的小弟说：「这样，我请你喝酒，我们就是一醉泯恩仇，以后不要记恨我。」

小弟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明哥就说人家不给面子，上去再砍两刀。

刘金翠因为我认识明哥，态度明显好转，主动说她以前是明哥的人。

我问刘金翠跟着明哥做什么？

刘金翠把手里的台球杆放在台桌上，双手撑着台沿：「我帮他看过场。」

她说的「看场」，是看管姑娘的意思。

我又问了她跟着明哥多久，干嘛不做了，但是刘金翠没有回答，反而有点感慨，说道：「明哥，是个有梦想的人。」她一脸认真。

「啊？」我听了刘金翠的感慨，先是发愣，很快就仰躺在台球桌上，笑得无法控制。

明哥长得瘦小，有飞行梦，他曾经在身上绑了五只老鹰，从三米高坡上跳下来，想要试试能不能飞起来，结果摔断条腿，养伤两个多月。

在他养伤期间，我去看望过他。明哥为了表示谢意，拿出一本很大的相册集，里面放满了本地待嫁新娘的照片，说让我选个心仪的。

后来见到姑娘，发现照片和真人完全是两个模样。

当晚，明哥留我在他家住，顺便陪他在床上喝酒。明哥让手下牵了个新娘过来。

「瘦一点的。」明哥这么吩咐。

没多久，明哥就压了一个非常弱小的姑娘，脸上满是惊恐。他问我要不要试试，我赶紧摇头。

「你觉得这么做不好？」明哥可能看出我的想法，就问我。

我正犹豫要不要点头的时候，就听到明哥用缅甸语对小姑娘说了些什么，小姑娘的神情忽然变得激动，直起上半身，不停朝着明哥说谢谢。

「这是她的幸运。」明哥说被他压过的姑娘，这几天都不用出去接客。

「这些姑娘还要接客？」我以为明哥只是人贩子，没想到还兼职老鸨。

明哥瞪着我，很诧异地反问我：「白养着？」

金三角的新娘卖家，想要控制成本，通常会让手底下长期卖不出去和长得好看的姑娘开门接客。

住在明哥家的第二天，明哥边吃早饭边叫我打开电视。电视是监控录像，另一面连接的房子的地下室，关押姑娘的场所，里面是 20 多个姑娘轮流洗澡的镜头。

「乱讲。」刘金翠听到这里，果断打断了我的话。

我有点不高兴，重复了两遍，说当时看到的就是很多姑娘一起洗澡的画面。

「那可能明哥那天心情好。」刘金翠见我肯定的模样，自己给了个解释。

明哥有个规矩，就是不让新娘洗澡。只有那些接完客，客人觉得表现不错的姑娘，才可以得到允许洗澡，他把这当做是奖励。

刘金翠觉得，不能洗澡是对女人最大的惩罚。她在明哥手下时候，经常会趁着明哥不在，让姑娘偷偷洗澡。还因为这事被打了好几回。

明哥确实不是正常人，我留宿的那天早上，明哥还看着监控，忽然提议玩个尖叫比赛。

我问明哥什么意思。

明哥看了我一眼，叫我把一只他养的岩蟒偷偷放进地下室，被圈养的岩蟒并不咬人，但他想看看姑娘惊慌失措的模样。

我觉得他有病，就说自己从小就怕蛇，干不了这个，让他找别人。

明哥没说话，乐呵呵地看着我。

我当时硬着头皮，从七八个装着蛇的大玻璃罐里，挑了一个看起来最小的。

那条蟒不重，我双手就能拎着，但是它非常凉，在手上蠕动的感觉让我有点想吐。我赶紧跑起来，把地下室的门推开，一把扔了进去。

里面的惊叫声瞬间刺破我的耳朵。

回到楼上，我看到明哥正盯着电视，仔细观察每一个姑娘受惊时的模样，手里还拿着一本本子，用笔来记录姑娘的叫声高低。

写完以后，他还和我解释个人记录的局限性，只能保证一定程度上的公平，然后叫我在本子上签字，备注是公证人。

「这绝对是个神经病。」我心里这么想着，签了名。

但也正因为明哥疯的名声在外，在缅北，没人敢轻易招惹。

扯了一些明哥的事，刘金翠确定我不是在撒谎，语气都变得亲切许多，说：「你人还不错，很少有人能够忍受明哥。」

然后，她盯着我看了一阵子，让我称呼她翠妹儿，说朋友都这么叫她。

我问她，你当初是怎么来到金三角的？还能跟着明哥做新娘生意。

她笑了笑，说，我是被卖到这里的啊。

这次偶遇之后，我和翠妹儿熟悉起来，常约在一起打球。

只是不再赌桌球，我赢不过她。

聊的多了，我知道翠妹确实是被卖到金三角的。

她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区县，家庭条件不好，但一直很受宠。翠妹儿小学毕业以后就辍学在家务农，当时正好有一批大学生过来支教。翠妹儿闲的没事，就跟着孩子在上课。

「城里人就是长得好看。」翠妹儿爱美，大家都以为她是想读书，但其实她是过去看老师。

她被过来支教的大学生吸引，不顾父母的反对，跟随对方离开家乡。这是她第一次离家出走。

两个人一起到了湖南，感情好了没多久，大学生染了毒，钱不够花，把翠妹儿哄骗到云南，卖给了当地一户农家当媳妇。

我嘲笑她，「你这么笨啊？这么大人还能被卖？」

翠妹儿瞪了我一眼，说不是她笨，是那人骗她。

翠妹儿试过逃跑，但是村子在高山上，家家户户都是亲戚熟人，她根本没机会。唯一一次出逃，还没跑到镇上就给抓了回去。

「打一顿就老实了。」翠妹儿说自己被打的很惨，小腿骨有一块地方折了。她会用自己的手握成拳头，锤一下小腿，「嘶，你看，现在还会痛。」

后来，翠妹儿再也没想过离开。

大约过了两年，因为翠妹儿一直没有生育，就被那家人嫌弃，转手又卖给了缅北一家黑户的儿子。

「就卖了 800 块啊。」翠妹儿冲我比了个八的手势，咬着牙齿，语气异常愤怒。

我觉得翠妹儿愤怒的点很另类。「你干嘛这么生气？」

翠妹儿沉默一会儿，说当初她就是这个价格被卖过去的。「这么多年，竟然没涨价嘛。」她忽然乐了一下，很快又变得沉默。

黑户是早年来到缅北的中国人，一家三口，父亲和两个儿子。翠妹儿被卖给大儿子。

黑户在金三角很难娶到媳妇，这家的父亲托人托了好多年，终于买回了翠妹儿。

翠妹儿在那里待了三年，生了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。

我问她，「生孩子痛不？」

翠妹儿楞了一下，先是问我干嘛问这个，后来自己想了一会儿，告诉我不是很痛吧？语气不太确定。

很快，她就肯定地说，不痛。

被打骂，被卖，被欺骗，已经是她的循环。

翠妹儿说，两个孩子其实不是同一个父亲生的，「你会看不起我吗？」

我点着头，却说不会。

翠妹儿骂了一声。

又待了两年，翠妹儿终于从那户人家逃了出来。选择出逃的理由有点奇怪：因为衣服。

「过年都不给买新衣服。」在黑户家里生活的日子里，她永远是在穿旧衣服。翠妹儿特别想尝尝穿新衣裳的滋味。

我回想了下，从认识她到现在，我从没见过她素面朝天，她总托合伙人从中国带衣服来，也每天都要换新的穿。

我和她认识大概一个多月后，有一回，翠妹儿忽然叫住我，说让我帮一个忙，她晚上要和人谈判，叫我撑个人场。

金三角的许多小众行业，延续着早年的社会作风，喜欢在发生利益纠葛的时候，双方约谈。而翠妹儿当时手下的人数不够，就从其他朋友那借了点人过来，顺便让我去凑个数。

我想了想，问她，有什么好处？

翠妹儿笑嘻嘻地把球拿起来，顶着胸口，弹了弹，说让我摸一把。

我摇摇头，说摸球还行，人就算了。

和翠妹儿谈判的是一伙缅甸人，不是什么专业团伙，只是附近几个村子的年轻人，看着这行赚钱，想要横插一脚。

这种人在金三角不少，大多是眼红别人的生意，一般构不成威胁，但因为他们是本地人，又具备地方民族武装的背景，所以有些麻烦。

那天，翠妹儿穿了一身的紧身皮衣，在靴子上套了个刀套，放了两把军刺，手里端了一把砍刀，看起来和平常很不一样。

她带着人来到约谈的地点，是郊区的一个破工厂。

我们到达约定地点后，看到那伙缅甸人已经在候着了。人不多，大概十来个，看着年纪都不大，领头的家伙脸上的胡须都没长，但也有些气势。

翠妹儿没有废话，直接就让当地翻译报了几个地名，说除了这些地方的姑娘，其他的地方随便他们搞。

但是翠妹儿说的范围，正好是金三角新娘生意的主要「生源地」，出了这里，要么是高山深林，很难找得到人，要么就是大势力的聚集地，小团伙根本就不敢靠近。

其实就是没得谈。

对方和翠妹儿争论半天，但是翠妹儿始终没让步。说的急了，翠妹儿直接用力挥下手里的砍刀，桌角掉了一半。

我见过不少平时蛮横强硬，遇上事儿就怯懦往后闪的，没想到翠妹儿正相反，很有些大姐大的样子，丝毫不输气势。

对面的那些家伙，直接走上前几步，棍子在地面划过（「哗哗」），看样子是要直接开打。

就在此时，几辆皇冠进入工厂。从上面下来好些人，领头的是当地混的比较开的一个大佬。

大佬走到翠妹儿面前，搂了一把，然后充当说客，让对面那伙人不要插手她的生意。

很快，那伙人就骂骂咧咧地走开了。

我对翠妹儿调侃道：「你叫我来看看戏，结果什么都没看到。」

翠妹儿笑出声音，说就是做做场面，欺负那伙缅甸人没见过世面。

虽然找大人物调和是常见手段，但那天，我觉得翠妹儿表现确实不错。难怪会从明哥那儿被挖角。

只是，明哥怎么会放她走呢？

从黑户家逃出来后，翠妹儿身无分文，来到大其力，因为和社会脱轨好多年，她没办法在社会上生存，更没机会回到中国，为了不饿死，只能去当了妓女。

翠妹儿说，那是她时隔多年，唯一的反抗，和给自己做的决定。

因为长相不出众，翠妹儿能接的客人都是低劣货色，她觉得委屈，终于想出个办法，就是把头发剃掉，保留自己的特色。

头发剪掉后，翠妹儿的生意马上好转，很多欧美人觉得她很有个性，愿意花大价钱捧场。

翠妹儿觉得是光头带给她好运。

当了没两个月的妓女，翠妹儿勾搭上明哥的一个手下，争取到一个「门卫」的差事，负责看姑娘，不用再卖身。

但明哥的手下对她并不好，动辄打骂、虐待，日子过得和被卖时似乎没什么两样。

做了一年多，翠妹儿渐渐有了点积蓄，因为工作能力不错，会管姑娘，肯负责，有人找到她，愿意和她合伙。

「明哥放你走了？」我问翠妹儿，印象中明哥这人挺狠，不是那么容易妥协的家伙。

翠妹儿说，明哥开始不同意，但是和她一起的人在国内有路子，放弃一些利益，就点头了。

「还是我们自己人狠啊。」翠妹儿说，和她合伙的那个家伙，在国内也有类似的生意。

「中国女的比这边的姑娘值钱多了。」翠妹儿伸出一个手掌，在我面前晃了晃，还说自己去过一次合伙人的地盘，里面关着的姑娘被打的很惨，都不给饭吃。

缅甸的边境新娘生意，没什么规矩，买卖女孩只是生意，但唯一的规则，大概就是不能折磨缅甸女孩，在当地人看来，这是对整个国家的侮辱。

之前发生过一起事件，有一个做新娘生意的人，因为性虐女孩，消息被他的一个缅甸手下说了出去。当地的民族武装知道以后，非常气愤，将这个人抓了起来，在村里公开举行了绞刑。

翠妹儿说，她当时并不想做新娘生意，觉得还不如继续做妓女，起码心里安心些。

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翠妹儿回过一次家。但是没多久，她又回来了。这之后，翠妹儿就同意加入到现在的这个团伙中来。

我问过翠妹儿回家后的情况，但她只是沉默，没有给我答案。这次再加入，不是想退就能退了。

我遇上她的这段时间，翠妹儿有钱，有闲，没自由，没选择，但已经是她成年后，过得最好的时候了。

这时的翠妹儿爱泡男孩，经常在酒吧夜总会出入。让人一度怀疑她有性瘾。

虽然脸不讨喜，但身材好，舞技妖娆，经常会有男人就上前勾搭，翠妹儿来者不拒，但也是出了名的提裤不认人。

坊间流传，甚至有几个外国人觉得受到人格侮辱，告到了警察局，翠妹儿给了一些钱，才平息下来。

「你这做事不地道啊。」我知道翠妹儿的这个特殊癖好以后，嘲讽过她几句，还说女人不都喜欢事后让男人搂着一段时间吗？

翠妹儿认真地想了会，笑了起来：「那太温柔了噻。」

隔了好一会儿，她又重复说道：「那太温柔了。」

隔了个把星期，翠妹儿邀我去山里玩。说是玩，其实她是去买姑娘。

我坐在车里，看到翠妹儿进到一户农户家里，没多久就拉着一个女孩出来，后面跟着一个男人，应该是女孩父亲。

女孩在门口哭的惨，拽着父亲的手，不想离开，但是很快被翠妹儿一把扯开，半拖半拉着走过来。

女孩不想上车，被翠妹儿打了几巴掌，老实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女孩蜷着身子，缩在角落，不停地抽泣。每当她抽泣声大一些，翠妹儿就会让我从车子上的收纳盒里拿出大头针，朝女孩的身上扎一下。

因为我坐在副驾驶，离姑娘比较远，往后靠的时候其实碰不到她的身子。我就对女孩眨一下眼睛，嘴上做出「嘘」的动作，把针戳到皮质座位里。

女孩聪明，懂得配合，把声音偷偷降低。

我盯着女孩看了会，问翠妹儿。「你多少钱买的？」

翠妹儿说没花钱，她之前带了几个姑娘，给这女孩的父亲解闷，就算是报酬了。

我「噢」了一声。

「你说说自己的父母嚟。」翠妹儿把车载音乐一划一划，终于找到想要听的歌曲以后，忽然问我。她说我从来都没有提过自己的家人。

我把视线转移到窗外。

翠妹儿转头看了我几眼，先跟着哼了几句歌词，然后和我说，她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一家人生活的蛮好，只是有点穷。

「我们三人都只有读完小学。」翠妹儿盯着前挡风玻璃，有点低沉。马上，她又乐起来，说在那个年代，这已经是父母能做的所有事情。

接着，她自顾自地说了一些那时候生活的困难和烦恼。

「你爸带你去偷过东西没得？」翠妹儿见我一直看着窗外，都没有回应她，就用手拍了下我的大腿，冲我问道。

「没有。」我摇了摇头。

翠妹儿来了精神，她把车子的油门松缓，说自己小时候，有一次父亲就偷偷带着她，去隔壁村子的玉米田里，偷玉米吃。

「那杆杆有这么长，甜的很。」说着说着，她就把一手从方向盘上空出，不断和我比划。

说完，她忽然变得沉默许多，给了一脚地板油，让我朝后面倒了倒。我骂了她几句，叫她开车别一惊一乍的。我会吐。

翠妹儿一路上都没再怎么说话。

到住的地方后，翠妹儿就把小女孩拽下来，指着前面的民居，让她赶紧滚到里面去。

小女孩看着我，没有动，被翠妹儿踹了一脚，才跌跌撞撞地朝前跑去。

翠妹儿看着小女孩哆嗦着前行的背影，和我说：「我爸爸和她的，不一样。」

认识两个月以后，我去了一趟她安排姑娘的住所，是个民居。

民居坐落在河边，由三个竹屋集合而成，里面很大，有十来个小房间，两三个姑娘共用一间。翠妹儿自己单独睡一间。

刚进门口，我就看到，姑娘们正坐在一个个小板凳上，有人正站在她们面前讲课。

我听了一会儿，发现是越南语，就问翠妹儿这是在干嘛？

翠妹儿说，这是在教这些缅甸姑娘，学一些最简单的越南语。

「什么玩意儿？」我以为自己听错，又问了一遍。

「越南姑娘比缅甸姑娘，更招人喜欢些。」翠妹儿说歧视哪里都存在。越南姑娘给中国男人的印象是白嫩勤劳，而缅甸姑娘则是黑黑瘦瘦。

因此翠妹儿就让缅甸姑娘学几句越南话，伪装成越南姑娘，更好卖。

在知道越南的新娘生意发达以后，我觉得翠妹儿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。问缅甸新娘能卖多少钱？

「也是两万。」翠妹儿用指甲划了下我的脸，说看模样，但是一般都是卖这个价格。

越南本地的姑娘，娶回家的话，需要先交两万的中介费，其他额外的费用，算下来就是十万。

而翠妹儿所说的两万，是全价。不需要男人专程过来，只要远程看照片满意，就会直接送到男人家里去。非常方便。

我看着面前一排排坐好的缅甸姑娘，正跟着老师一遍遍的跟读越南语，觉得很好笑。

「卖的这么便宜，这些姑娘能分到多少钱？」

见翠妹儿没有回答，我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有点蠢。

「人家要是不愿意呢？」我站在房门口，看到里面有几个姑娘正把目光看向我，就转过头对翠妹儿问道。

翠妹儿没说话，走过去，从讲课的人手里拿了条教鞭，抽了其中一个看我的姑娘。

「这样就听话了。」翠妹儿回到我身边。

缅甸姑娘的性格普遍比较极端。

城镇长大的姑娘彪悍，当地男人轻易不敢惹。

而山区长大的女孩子，大多胆小怕事。许多姑娘在街上遇到骚扰，都只是默默回到房间，点上一炷香，向佛祈祷，问佛是不是因为自己放荡才被人这样对待。

我对翠妹儿笑道。「你也就欺负欺负老实人。」

翠妹儿愣了会，不以为意，隔了阵儿，反问我：不欺负老实人，那还能欺负谁呢？

顺着民居出来，来到河边。河面有一些藻类漂浮着，我坐在石头上，点了支烟，翠妹儿也过来蹭了一支。

一阵吞云吐雾以后。翠妹儿看着河面，和我说，现在姑娘越来越少，无本生意越来越难做。

类似翠妹儿的中间档次卖家，在人源上拼不过大卖家，只能从偏门入手。她专门培养一些好看的姑娘，在中国待一段时间，找准时机逃回来，给姑娘一笔钱，休息一段时间，再卖一次。重复利用。

但是现在，中国男人在经历过新娘逃婚的经验教训后，对买进家门的媳妇看管非常严，不允许携带手机，甚至不允许出门买菜购物。

单纯靠个人能力出逃，就变得十分困难。

翠妹儿就会在送出去以前，对新娘们突击训练一段时间，主要内容是嫁过去以后如何快速获得丈夫的信任。

包括，一开始就要表现出对当前生活和婚姻很满意的状态。除了每天早上主动起来做饭，还要积极做家务活，平常绝对不能说自己想家，学习一些中文，类似喜欢你，你很好，我很开心，习惯性的放在嘴边。

她特别要求，新娘记清楚约定好的日期和地点。通常是几个月后的固定哪一天，哪个地点，只要新娘能够逃到这里，就有人安排接送。

每个做大的蛇头都有一张「人口地图」，专门负责记录从自己手上出去的新娘姓名、年龄、地点、时间之类的信息。

为了更好地控制姑娘，翠妹儿建立了一系列对姑娘的培训流程，包括先关几天不给吃喝，以及走之前的再三威胁。

翠妹儿说，在这行混饭吃，比以前难多了。

在河边聊天的时候，我见到过有几个开着摩托的缅甸男人，走进房子，没多久就搂着之前还在上课的新娘出来，到二楼的小房间里去。

男人还没有进房，就迫不及待的把手揉搓着姑娘的屁股。

顺着我的目光，翠妹儿说让姑娘接客，一方面是防止资源浪费，另一方面如果恰好怀孕头个月就卖出去，也能更方便快速地回来。

可能是看出我的疑问，翠妹儿主动解释：中国男人只要看到媳妇给他生下小孩，那么注意力就会放在孩子身上，对姑娘的警惕会小很多。

「要是在这边就大肚子呢？」我问翠妹儿，毕竟怀孕这事很难控制。

翠妹儿伸出右手，拍了拍自己的腹部，笑道：「打嚙。」

翠妹儿说完这些话，手臂就交叠在膝盖上，下巴抵着，看着河面出神，我等了她的五六分钟，就有点奇怪，问她为什么忽然说这些。

她说最近才知道，自己的孩子，死了。

我问翠妹儿，怎么死的？

「莫得办法。」翠妹儿直起身子，摊了下手，说生病，没钱。

我觉得翠妹儿不像是一个母亲。「你不是赚的挺多，怎么不去帮帮忙啊？」

她没有回答我的指责，而是仰着脑袋，「我回过一次家。」

说完，她深深吸口气，站起来，朝着房子走去，没有转头，声音在风中，「死了也好。」

在 2010 年元旦前的几天，翠妹儿约我出来玩，我没有理她。

隔天早上，翠妹儿开车来到我住的地方，硬拉着我陪她出去。

逛街之后，我们找了个当地的一家奶茶店休息。

我冲着翠妹儿抱怨，说自己很久都没有陪人逛街了。「你这要给我钱啊。」

翠妹儿哈哈乐出声来，作势就要掏钱，但是见我一直盯着她，就把钱包往口袋里重新塞了塞，说我不像个男的。

我懒得理她，只是一个劲地喝面前的奶茶。

翠妹儿见我终于把吸管吐出来，轻轻说了声谢谢。她说自己很多年没有过新年了。

我很奇怪，笑她竟然是个礼貌人。

两人都在沉默的时候，忽然一阵声音从后方传来，有个男人很大声地在叫：「刘金翠！」

翠妹儿第一时间就转过头去。

那是一个长得黝黑的男人，不高但是壮硕，留着平头，脸上有凝重的感觉，见到翠妹儿回答以后，就快步走过来，站在翠妹儿面前，问道：「你叫刘金翠？」

翠妹儿愣住了，下意识地答应。脸上还留着笑容。

那男人得到翠妹儿的确认以后，发呆了一阵子，然后马上就把她扑倒在地上。一只胳膊按住翠妹儿的脖子，一只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一把小刀。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男人就用刀子在翠妹儿的脸上狠狠划下去。一刀，两刀，脸上的皮肤像是一叠厚厚的 A4 纸，被锋利割裂，裸露的皮肤向四周弹开，露出血红肉块。

我第一时间想要上前把男人踹开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他脸上狰狞的表情，就收住脚步，在旁边呆住了。

男人从动手开始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，反而是周围人的惊呼声在我耳边显得嘈杂。

翠妹儿仰躺在地上，应该是被疼痛刺激了神经，双手和双腿不停的往男人身上挥去，可是力量上太过悬殊，没有一丝的效果。

男人还是不停地在她脸上划。

就在我被翠妹儿的哀嚎声震惊，想要帮忙的时候，男人立刻就松开翠妹儿，把小刀往地上一丢，手撑着就站起来，头也不回地逃离。

鲜血流了一地。

这时候，翠妹儿的脸上只有红色。

我让附近看热闹的缅甸人帮忙去医院叫人。开始没人愿意，我就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，放在桌子上，说谁帮忙就给钱。很快就有人朝着医院的方向跑去。

在等待医生到来之前，我凑过去，看到翠妹儿的脸已经模糊不清，就连那一双细小的眼睛，也被血液浸湿，红色一片。她四肢不自觉地抽动，应该是陷入了昏迷。

事后，我才知道这是寻仇。

那男人通过翠妹儿买了新娘，但是新娘趁着男人不在家的时候逃了，在阻拦的过程中，不小心戳瞎了男人的母亲，还拐走了小孩，这才惹得人家上门。

大半个月过去，我才去医院探望翠妹儿。她的脸被一圈圈的绷带缠着，只露出一双眼睛和一张嘴。因为感染，所以在床上一直打着吊针。

我坐在床边，想要说些安慰的话，但说不出口。

「当初如果第一时间冲上去帮忙，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呢？」我在心里问自己这个问题。没有答案。

反而是翠妹儿把我的手拉过去，使劲抬高，让手掌遮住了自己的眼睛，嘴巴一张一张，很艰难地吐出一个字：「滚」。

我忽然有点难受。

我以前不能理解，金三角的人对于佛的虔诚，但是在这一瞬间，我竟然开始相信「宿命」这两个字。

此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翠妹儿，不知道绷带下的她，已经变成什么模样，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件褶皱的白衬衫。

到今天，有关翠妹儿的记忆略微模糊，偶尔回想的，其实是一件小事。

刚认识不久，我们在摊子上吃晚饭，我叫摊主泡了杯野蜂蜜水。翠妹儿让我给她喝一口。

「好甜啊。」翠妹儿抿了一嘴，先是皱了眉毛，很快又舒展开，说她父母以前是蜂农，每逢开学，就会把蜂蜜装在一个大大的蓝色塑料桶里，拿去卖了换她读书的学费，剩下的蜂巢还残留着一些汁液，会给她，当做零嘴。

「蜂巢得使劲嚼才有甜味。」翠妹儿说。她把杯子还给我，双手在空中画了个圆，比划蜂巢的大小。

「啊？」我有些发愣。

翠妹儿看着我，笑着说道：「一晃都 20 年了。」

您的会员即将到期

还剩 4 天到期，最低 9/月续费免费参与千场课程

立即续费 ▶

评论 346



写下你的评论...



几多心跳

Lv4



多写几篇，众筹，改改字眼，出个实体书，我感觉大卖。

2019-09-29



51



米mi Lv5

我的会员还有8天到期，快更新

2019-09-29



41

[查看全部评论](#) >